



學八

力行

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

論出處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理也

以下理欲

義利君子小人之辨。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孟子辯舜跖之分只

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為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何

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且遠
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
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
恤其身○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
惡君子小人之氣常相傳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
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
一無此三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蓋堯舜之世只是
字作雖字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然言比屋可封
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君子好成物

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
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
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客氣者是大賢○
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
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
不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
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
樂於利欲也乃能○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

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以槩而言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義無命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門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

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鄉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惡其聲而然即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減却一分天理存一

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五峯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
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
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宮室妻妾衣服飲食存亡
得喪而以介意乎○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
衆駭俗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
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知
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

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

朱子曰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箇

安頓處纔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
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
出來雖是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
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已鼻生
底○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
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

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
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
人欲幾微之間○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
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不為物欲所
昏則渾然天理矣○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
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
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
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
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皋間彼進得一步則
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割
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
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
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
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
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
為始終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
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
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為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

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克工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徃徃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

去求勝做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著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為說不濟事須要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憤憤問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

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氣不從志處乃是天
理人欲交戰處也○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
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
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
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
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
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
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

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
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
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泯也哉○聖賢
千言萬語只是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
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
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珠
只從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
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將去

所以程子說敬字只是謂我身有一箇明底物事在
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
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
在這裏○問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
異用兩句頗疑同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真有未安
處今者得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
順自然即是私偽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面目自
別發於人心自不同常驗之舉動間苟出於天理之
所當為曾中自是平正無有慊愧自是寬泰無有不
足接人待物自是無乖迤學者雖不常會如此要是
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不如此須是讀書講
義理常令此心不間斷則天理常存矣若有放慢時
節任人欲發去則曾中自是急迫麤率自是不公不
正為不善事雖不欲人之知曾中自是有愧赧然亦
自不可揜如何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中見得
天理二者夙然判別恐說同體不可亦恐無同行之
理若曰心本為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於為義者其迹
相似如此說同行猶可今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

未審是然否曰頃與敬夫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者是同體異用者非○學無淺深並要辨義利○看道理須要就那箇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箇壁角裏去如今須要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是漸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理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須於日用間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著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事無大小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

其道皆是也。○纔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工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若只理會利却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遺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一云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將天下正大

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凡事只去看箇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
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閑居無
事且試自思之其行事有於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
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講學
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
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
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
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

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終不肯做是如何蓋
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
然纔發便收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
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
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
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
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
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
是發明此理。○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

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譬似閑也有箇道理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

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
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
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
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學大抵只是分別
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
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
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
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
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
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
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
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
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
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
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
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
若甚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
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
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

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
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
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
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問天下善
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
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
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惻隱如放
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
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
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
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問既是翻了天理如何又
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
慾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了原其初發都
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四端中自
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讓相
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
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
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

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
息貪戀○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恁地底善
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然以其反
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然却不可
道有惡底理○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
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
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
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
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
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
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
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
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
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
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
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
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
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

而亦豈得而逃哉

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減却一分人欲○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謂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即爲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寧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

或幾乎息矣其曾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
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
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
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學者
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
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
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
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
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
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
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
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
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墻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
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
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
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
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
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理之辨將日救過不暇

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
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
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
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
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
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
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係
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纖毫之萌則正大之體
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
偏黨係吝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
得其用矣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
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
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
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
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

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
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諛之累人欲間之則
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
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
存而內直矣合於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
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
然之妙矣

潛室陳氏曰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儘當玩
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中節即

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
如水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
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
己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
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鬪奪攘於是乎興已亦
豈能享其利哉○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
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
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為

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為而然此即義也若有一毫納交要譽之心即是有所為而為即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義所不當雖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

能信用之理以下論出處○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

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

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為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止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士之處高位則有極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極有當隨極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為貧而仕乎曰為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為之兆乎曰非也為魯司寇則為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為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二十餘年得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

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嘗有意爲己之學夫以不學之人一旦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以此○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旣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看所存如何耳東平馬氏曰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干人也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

○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今人皆不能脩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

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為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
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教是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
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
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生死禍福日交乎前不暇顧
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禮何
者為義何者為智懵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
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
不己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以

為莫己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
處則有守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
學將何為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

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
不盡○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為惡之原
則終不得止易曰豮豕之牙吉見聖人處機會之際
也○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胡安定在
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
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
政皆興水利有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為
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
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
所以貴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
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
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
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人可以為堯
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
虛設耳○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
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常人教小童亦可取
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

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第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拆其盛衰小大之不齊膏澤豈私於物哉。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

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

上蔡謝氏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却從敬入。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為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

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才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時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固是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為聖人亦豈其才之不可只為他見得未如孟子又志趣不同氣

質或異所見膚淺便差七差八謂告之者其言太高
若不可及大率人未有箇入處便語以高者大者徒
令驚疑以止其進學之心固非善教者然謂其才不
可而不以告之得為善教歟如公孫丑曰道則高矣
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
日孳孳也又豈是才不迨者是未見得便知才不堪
可乎孟子只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
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
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只顏子便會此意謂夫

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東萊呂氏曰前輩嘗教少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惟退
而自脩可也學記曰幼者聽而弗問皆使人自脩不
敢輕發養成德器也○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
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進趨之遲速當一以
古人為法古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
邪而反人道之正也若於此數事少有舛異若不能
自克久久之間必至喪志失身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概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

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
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
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
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
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
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
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
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
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
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聖賢
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
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躡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
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悵悵然未知其
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先求頓
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周禮

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才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別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蓋德也者得

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
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
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
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
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
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
必協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
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
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
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
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克之以周於事
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
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
為教也亦然○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
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
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
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歲脩游息之地亦無學
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

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功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爲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博文約禮博文功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將有箇約處聖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於博者。孔門三千人顏子固不須說只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教便省悟則夫子於其門人告之亦不忠矣。是夫子亦不善教人致使宰我冉求之徒後來狼狽也要之無此理只得且待他事事理會得了方可就其上欠闕處告語之。如子貢事亦不是許多時只教他多學使他枉做工夫直到後來方傳以此秘妙正是待他多學之功到了方可言此耳。○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

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敏底人又却用做那鈍底工夫方得○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

得其一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其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

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為仁又以先事後得為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為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一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道理若一向感密下梢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謝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梢可望又曰於詞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范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儘好○賢輩但知有營營逐物之心不知有真心故識慮昏昏觀書察理皆草草不精眼前易曉者亦看不見皆由此心雜而不一故也所以前輩語初學者必以敬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今未知反求諸心而曾中方且叢雜錯亂未知所守持此雜亂之心

以觀書察理故凡工夫皆從一偏一角做去何緣會見得全理其以為諸公莫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不然亦終歲而無成耳○天下道理自平易簡直人於其間只是為剖析人欲以復天理教明白洞達如此而已今不於明白處求却求之於偏旁處縱得此理其能幾何○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

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邊一切合起工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著力濟得甚事這箇須是勇猛奮勵直前不顧做去四方上下一齊著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

做孟子所謂弈秋只是爭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爲爲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那碁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學者悠悠是大病今覺諸公都是進寸退尺每日理會些小文義都輕輕地拂過不曾動得皮毛上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

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著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漆雕開兩處漆雕開事言語少難理會曾點底須子細看他足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不只是聖人說這箇事可樂便信著他須是自見得箇可樂底依人口說不得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

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荅葉賀
孫書曰學者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是底直是是
非底直是非少間做出便會是若依希底也喚作是
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
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
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
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
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靈百會
若有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

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
弟子告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
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
不以曾顏望之無奈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
治其賦可使為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恁地。又曰
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
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又曰人須是理
會身心如一片地相似須是用力子細開墾未能如
此只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公今

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
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
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
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
得許多驕吝其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
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問學者理會文字又却
昏了若不去看恐又無路可入曰便是難且去看聖
賢氣象識他一箇規模若欲盡窮天下之理亦甚難
且隨自家規模大小做去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
不是私意○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
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
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問某平
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功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
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
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
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
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
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

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
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今人做一
件沒要緊底事也著心去做方始會成如何悠悠會
做得事且如好寫字底人念念在此則所見之物無
非是寫字底道理又如賈島學作詩只思推敲兩字
在驢上坐把手作推敲勢大尹出有許多車馬人從
渠更不見不覺犯了節只此推敲二字計甚利害他
直得恁地用力所以後來做得詩來極是精高今吾
人學問是大小大事却全悠悠若存若亡更不著緊
用力反不如他人做沒要緊底事可謂倒置○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
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已
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
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
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矣
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
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
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

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爾所以孜孜焉
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果何為而然哉今之士
唯不知此以為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
汲為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
學而君子以為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於上而學素
講於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
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
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
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
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
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
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
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
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
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
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
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
有甚焉者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

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為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與長子受之書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

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随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
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
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
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
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
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
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
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
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

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交游之間尤當
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
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
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
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
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
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
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

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
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以上數條切宜
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
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
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
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
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
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
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

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
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
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
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
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白鹿洞規曰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
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
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
左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

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
脩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言忠信
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
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
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
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
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
讀深思而問辯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
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
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己淺矣而其為法
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
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楮
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
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
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增損呂

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
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一人有齒德
者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
直月都副正不與之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
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
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德謂見
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
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
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

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
解鬪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
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
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
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
為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
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脩之
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鬪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
賭博財物鬪謂鬪毆

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二曰
不已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行止踰違踰禮違法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
凌人者知過不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
改聞諫愈甚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
背之或妄說事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
端熒惑眾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
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六曰營私太甚
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與人交易傷於培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犯約
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
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
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
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眾所不齒者而
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

還者二曰遊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
非閑適者戲謂游笑無度及意在
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三曰動作無
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儀謂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
街市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
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五曰用度不
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
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
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
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
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

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吊贈遺尊幼

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已

十歲以上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曰少者謂少於已十歲以下者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

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

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

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喻止來者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涼衫

皆可尊長令尊者受謂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榜子

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

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

名紙同上唯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

止服帽子深衣涼衫道服背子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

唯所服可也敵者燕見亦然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

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

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

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

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

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

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

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則主人送于廡下若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

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

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

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退則主人請就階

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

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

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

仍隨其行數步揖之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

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

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

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

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

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

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

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

馬揖之於幼者則不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必下可也

飲食親往投書

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

既來赴明日

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

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

類則若有親則別序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

妨者猶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

以齒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

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

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

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

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

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

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

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

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眾賓如前儀唯獻酒

不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

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

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

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

其家省之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

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

不賀然禮有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

費而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每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

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

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

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眾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或

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

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曰

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

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

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

不識生者則不弔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

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

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襪衫素帶皆以白生具酒果食

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

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及葬又相

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眾議其數如慶禮及為之幹

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摛其役夫及為之幹

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

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

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

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為然過暮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

墓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
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
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則
遣人救之甚則親自 二曰盜賊 近者同力追捕有力
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三曰疾病 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
貧則為之 三曰疾病 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
助出募賞 三曰疾病 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四曰
死喪 闕人則助其幹辦 五曰孤弱 孤遺無依者若能
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娶貧
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眾人力為之
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 六曰誣枉 有為人誣
察約束之無令陷之於不義 六曰誣枉 有為人誣
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
解救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
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

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長急則
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
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
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
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
籍隣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
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
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

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

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

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

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

設飯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

可也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于北壁下無鄉校則

別擇一先以長少序拜于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

寬閑處長者俟其俯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

伏而答之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

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眾序拜未能序拜亦

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

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揖迎入門至

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

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正三揖客三

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

以下西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

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

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

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

之右少進餘人如故唯以約正之年退北壁下南向

尊者尊者受禮如儀為受禮之節

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

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唯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北上

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

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

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

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

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

禮者拜於項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

西序如初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

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

向東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

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

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

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

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

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恠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

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

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實互相發也。○謂學者曰謹飭則有餘且放教胸襟開闊又曰不要強自開闊只涵泳義理便自然開闊去。勉齋黃氏曰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義夫死生亦大矣至於道義之可樂則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生不足戀而死不足顧則於聖賢之道如飢者不忘食渴者不忘飲行者不忘歸病者不忘起猶未足以論其切也。○讀書且摸得心路直方有商量每學者來且教他磨勵了箇心歸去譬如人持一箇鑿石錐來如何鑽得入且寄他兩面磨得恁地十分尖利看去甚處都破開了他便自會去尋揣得不恁地見聞儘多也不濟事。○學者初且令識得性情部伍認得虛靈體面庶幾於讀書存養不至全無著落然學者之患在於志卑氣弱度量淺狹規模偏陋則雖與之細講恐終無任道之意故須是有大規模又有細工夫方且成箇人物故常以此提撕之恐中庸所謂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亦此意也。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

邪非邪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却不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而成就之聖人之教人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他人心中本有如此意思愛親敬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的本領上進

將去不是將人心中元無的強安排與他後世却將良知良能去斷喪了却將人性上元無的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做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會學他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

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為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為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所不為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

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皆非所以為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學十

人倫
師友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安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

本是公纔著此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問人子事親學醫

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要說與他商量○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

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

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教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再娶皆不合

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

何如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耳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滎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

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

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

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也○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歿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吾心云爾○父子欲其親君臣欲其敬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有君臣

則便自然有敬○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問妻有七出此却是正當道理非權也曰然○葉賀孫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如此自天子至于

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又曰朋友之於人倫所關至重○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

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踈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

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

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

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固有者自發也而咎繇亦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敕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庠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性之所以然也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

勉齋黃氏曰五典者天叙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

子兄弟為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為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謂重乎。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踈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為

之屢歎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魯齋許氏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後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禍亂相尋只是人倫不明故致如此且如大舜處頑嚚傲三者之間孜孜如此只是人之大倫合如此故無怨尤愛之則喜而

弗忘惡之則勞而弗怨人只於此處明得然後盡得人道○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為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父母在不遠遊為子者恃血氣何所不往但父母思念之心宜深體當以父母之心為心○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天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

少異○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唯有箇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為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為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

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

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

義也

以下兼論師友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

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

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孔子弟子自孔子沒

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

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

肯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

如何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

亦不能皆合於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

也已及其退思終合於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

到也。○問某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

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不至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

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吊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

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
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人之患
在好為人師故舍我而去者不追呼之使來有教無
類故從我而來者不拒逆之使去但能以此求道之
心至則受而教之論語稱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
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人潔己以進與其潔
也不保其往也故聖賢在下其所以取人苟有向善
之心皆取之亦以進人為善不為異日之不保而廢
其今日與人為善之意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
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為未足
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天下以
天下之善士為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
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
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
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

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子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和靖尹氏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河東侯氏曰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峯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情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

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
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
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
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
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
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
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
之大哀邪○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不同如孔門弟
子羣居終日相切磨又有夫子為之依歸日用間相

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可及
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邪

朱子曰夫道雖若大路然非上智生知之質亦豈能不
藉師友而獨得之哉要當有以發其端倪然後有餘
師者可得而求耳○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
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
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問人倫不及師
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則致

死焉或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又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問服中不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東萊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

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

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于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虚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虚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天下若無著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己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况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知識隨己力量親書冊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畧無毫髮開

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係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孳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歟

雙峯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豈不衆哉善人衆則國家之用隨取隨足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

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于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道有德者主之皆所以栗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脩而師道闕矣於是洙泗之間有吾夫子者出而任其責焉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之徒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莫不卓然皆有可

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於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磨礪氣質之益矣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為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雅飭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

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于時能使大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為盛魯齋許氏曰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汙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為非者謹勿近之○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

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
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
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
為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
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
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凡觀書不可以
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
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嘗覺讀書有令
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
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論語孟子只剩
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

不足。問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為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自為者如此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

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

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觀書但當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

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矣。○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嘗見人云大凡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說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已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

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虚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

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觀書當平心以觀之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說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言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靜虛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纔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其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求則此心易得汨沒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

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曾寬閒不可貪多。○放寬心，以他說看他說，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張子云：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

則一時德性有懈，也是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今但見得此子，便更不肯去窮究那許多道理，陷溺其心於清虛曠蕩之地，却都不知豈可如此。○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

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

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義理須反來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如說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須是著己體認方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說乎曾見得如何是說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

了便休也不濟事。○讀聖人書當反身而求亦須是講學不講學遇事便有凜凜不自安處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此道理無出聖人之言但當熟讀深思且如人看生文字與熟文字自是兩般既熟時他人說底便是我底讀其他書不如讀論語最要蓋其中無所不有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曰此乃不求之於身而專求之於書固應如此古

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閒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冊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傳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

曉得終是耿耿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其舊若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讀別無方法○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所以記

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若
曉得義理又皆記得固是好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
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
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若曉不得
又記不得更不消讀書矣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
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
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
自然曉得也。韓退之謂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
須有沈潛反復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

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
未到處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
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
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
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掃去那許
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曾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
今讀書須是加沉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胃腹漸漸
蕩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
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

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講論一篇書
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哀作一片方是
去了本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歷歷落落在我心中皆
說得去方好○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
將經傳本文熟復若專一靜坐如浮屠氏塊然獨處
更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遇無事則
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矚矚
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古人讀書
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

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
此不熟之故也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
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為緊要龜山
曰事事緊要看此可見○讀書工夫莫草略近日學
者多緣草略過了故下梢頭儘無去處一齊棄了大
凡看書粗則心粗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此
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
繆以千里方可○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
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

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又何必讀○問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讀

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去著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觀書須靜著心寬著意思沉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前過口頭轉心頭運○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泳便與本經正言之要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講學正

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不可只略說過便休也。○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久之須有得力處。○為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悞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

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闕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闕此一物之理。○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逐旋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

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
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書之句法義
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
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
穩當愈加分曉○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
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那聽得底自去
心裏重復思繹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於中則說
矣某向來從師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一
一子細思量過纔有疑明日又問○學者當以聖賢

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
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
則無由明耳○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
看又不可助長○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
吟虚心涵泳切己體察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
將來甚處用得○觀書以己體驗固為親切然亦須
遍觀衆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却恐於事
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踈緩也○讀書須是以自
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熟自家之心便

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
看上蔡語錄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
要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黑筆抹出是要尋那精
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山
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
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
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
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為有補於學者○學者只
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嘗看橫渠成誦

之說最為捷徑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
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
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
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
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讀書須
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
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
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
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為懶倦

則精神自是憤憤只恁昏塞不通可惜舊見李先生
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
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
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
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
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
了何益○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
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
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

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
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
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
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唯錯會了經意
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
致一而不懈從容字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
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
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夫

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
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唯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
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略而無所得必也致精一書
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
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
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學者且將一件書
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
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
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
騖則道理自逐段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
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
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如金溪
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却如何不
若且虛心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
只做理會不得方有長進○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
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
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
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乎易處○

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聾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復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復只要去看

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細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復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亦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說過須是心曉○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萬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須是

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
則看愈有力○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
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
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
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書宜少
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為小
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
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
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今

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
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
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為
寧詳毋畧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書雖是
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
讀得此子便搬出做那邊用○讀書將以求道不然
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
為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學者讀書須是於無
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

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
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
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
學之要亦是如此○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
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
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
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而熟讀久之自有
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
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這般也
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
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
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
今未可先去疑著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
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讀書若有所見未
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
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
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

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卒然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杜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盖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近日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梢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某嘗謂為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

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為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為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銳。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問嘗聞先生為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悅處。方進。又嘗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悅。因請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悅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悅。○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讀書看義理。

須是曾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
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曾中便結聚一餅
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
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人言讀書當從容玩
味此乃自怠之一說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
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
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
養之却不妨○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纔有此心便
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讀書須是看著他那

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
看見縫罅時脉絡自開○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
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
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
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
這裏識得他條理脉絡自有貫通處○讀書須是有
精力揚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日雖是聰明亦須是靜
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
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

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
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看書與日用工
夫皆要放開心曾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
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
氣象急迫田地陘隘無處著工夫也○凡讀書處事
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
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
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
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讀書且當隨

文熟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
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讀書先
且虛心考其文詞拍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
所在近見學者多是先立己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
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也
如此則但據己見自為一書亦可何以讀古聖賢之
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
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
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復

消詳不可草草說過也。○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入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是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做自家意思中來終無進益。○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相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

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

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其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

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
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
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
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
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問伊川說
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
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
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
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看
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
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

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
見說將去○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
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
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
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
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
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
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
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

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
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讀
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
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
非臨事即此理○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為恐怠
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讀書推類反求固
不害為切已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
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